

的一些事情?因此,我们眼下做的一些小型的艺术公益的试点,也是在为将来的趋势打基础。它的受益群体的确不像‘公益界四大头部流量’(扶贫、教育、大病、大灾)那么多,但我们就围绕某个小的群体做做好,也是蛮O.K.的,获得感尤其显著。比如回到独龙族手工艺帮扶项目,整个社群现在约摸有40多个‘织彩虹的女人’,我们的本意是帮助提高她们在家庭里的地位,做了4年,真的发觉女人地位有提高了。起初让她们来上海培训,她们的老公还会纠结犹豫,如今都没有问题。越来越多的独龙族织女,愿意信赖‘大城市来的老师’,愿意跟随 klee klee 到上海接受培训,再返回家乡管理生产。第一年参与这个项目的妇女,其中的佼佼者,可被当成技术骨干来培养,做的时间长了,收入也比较可观。经济效益增长,个人价值实现,决定了项目能够坚持下去。”

胡斐也不忘指出,现在做艺术

公益一个典型的问题,是“做不大”,“不可能像那种很成熟的商业化模式,出了一个成功案例,立马复制、推广、辐射到很多其它地方”。不过,天道酬勤也酬善,独龙族项目的成绩已经被政府扶贫机构看到,商量是否能在新疆和田同样搞个试点,把好办法用上去,接力造福一方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近年来,社会各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始终在线。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艺术公益行动的背后,即站着腾讯社会研究中心这位坚定的长期盟友。而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的陈一丹,顶着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、陈一丹基金会发起人等头衔,曾对艺术公益做过一番不俗的注解:人类的进步,体现在从单纯追求物质转向追求精神层面的丰裕。作为通往精神宇宙的两股力量,艺术是心智资源,公益是生活方式,一经得当的排列组装,终将擦出明亮的火花。陈一丹基金会秘书长饶瑞瑞则认为,艺术家们纷纷投身公益,实

际上已超越了往昔人们对公益边界的全部想象,更多的善念、点子,是能够被不断激发出来的。

陈一丹显得颇为热衷中国传统文化,他声明看重教育对文化的影响,以及文化所承载的信仰。所以,冠上这个男人名字的陈一丹基金会,宗旨就是“弘扬、复兴、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与教育”,听上去意旨恢弘、志趣远大。基金会主要打造了“一片丹心”和“一树丹枫”两大公益品牌,前者涉及教育项目支持,重点关切传统文化教育;后者内容包括中国文化项目支持,重点关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。而无论是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,还是陈一丹基金会,又或者是其它志同道合的“正能量联盟”,诸般事宜、种种作为,让我们不得不前所未有地注意到,在艺术公益的体系里,纯粹资金流动式的施舍,显然陈旧、落伍、不合时宜。跨界捐赠智慧、劳动力等,用“艺术+公益”的组合拳击中人类的情感脉络,成为一条连接的纽带,并改变、塑造固有的社区和社群,甚至再创建一个原生的文艺社群与社区,才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尽管,在实践的过程里,也许稚拙生涩,也许迷惘困惑,也许跑偏犯错。

至少我们试过。在对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隐忧忧虑里,内心深处,我们总希冀能有某种破冰送暖的社会公器,能有某道陶冶性灵的启蒙之光,来帮助挣脱可能面临的,不被接纳、缺乏希望、孤独无匹的宿命。当我们跨过沉沦的一切,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,我们总希冀,有一些根在下却形而上的东西,是属于我们的某一面军旗。☒

下图:协和医院儿科门诊改造项目。

